

人文
学术

张 辉 宋炳辉 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

张旭春 著

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与 比较文学研究论稿

Romanticism,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A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

张旭春 著

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与 比较文学研究论稿

Romanticism,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A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研究论稿/张旭春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9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张辉,宋炳辉主编)
ISBN 978-7-309-09835-8

I. 浪… II. 张…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7597 号

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研究论稿

张旭春 著

责任编辑/孙 晶 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52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835-8/I·771

定价: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顾问：乐黛云 杨慧林 谢天振

陈思和 陈跃红

主 编：张 辉 宋炳辉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总序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第一辑即将与读者见面。从动议编辑这套文库到今天,转眼已三年。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是“中生代”比较文学学人一次小小的集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我们献给自己师长们一份迟交的作业;“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又是我们给各位同仁乃至更年轻同行们发出的对话与批评的邀请。

三年的酝酿筹划、三年的协同努力,使我们逐步将自己的工作与更深远而广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联系了起来,并开始慢慢融入其中。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新一代”比较文学学人,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每一点成长与进步,都受惠于祖国的开放改革,受惠于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受惠于同辈间的切磋琢磨。我们是这十五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段文化积淀的受益者,也是一批如饥似渴的学习者和无比幸运的历史见证者。我们也许注定是行色匆匆的“过客”,但我们却也应是承先启后的“桥梁”,必须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这里记录的正是我们探索行进的脚印,也是我们所从事的学科一点微末的贡献。

百年中国文学“走向(进)世界”的历程,给了我们思考过去、筹划未来的“底气”;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为我们准备了难能可贵的学术资源和不可或缺的学科建制。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以之与我们所属的学科名称相呼应,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打破界限、超越语言与文化的限制,乃是我们比较文学学人的使命乃至宿命。是的,我们无疑拥有不同的学术爱好、志趣和观点,但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把我们联系在

了一起——那就是,我们必须在世界的语境中,以比较的眼光,从多学科对视阈,面对并尝试回答我们所浸润其中的文学与文化问题。

“道不孤,必有邻。”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身处富于活力和学术追求的知识与精神共同体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无私帮助,也得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要送上我们衷心的感谢。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与这套“文库”相呼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辑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讲座系列”等姊妹项目也已陆续启动。

在“文库”第一辑即将面世的这个特殊时刻,先贤们的声音似乎又一次在我们的耳畔响起。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内之弗失既有之血脉,外之仍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陈寅恪先生则说,华夏文化的崛起须“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出,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响应先贤的号召,集结这八本著作,仅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取今复古”、“扩大恢张”的行列中,贡献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希望以后各辑不久将与读者见面。

是所望也,谨为序。

编者

2013年5月

自序

本书稿题为《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研究论稿》(*Romanticism,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A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共收 15 篇论文。这些论文是笔者 1999 年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它们陆续发表在国内各大权威期刊或 CSSCI 来源期刊上(如《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文艺研究》、《文艺争鸣》、《中国比较文学》等)。在结构上,本论稿共分为三编:第一编“浪漫主义与中西现代性问题”、第二编“20 世纪西方文论与英国浪漫主义研究”、第三编“中国文艺学诸问题与比较文学”。

本论稿所收 15 篇论文虽然论域跨越现代性、浪漫主义、文艺理论等问题,但贯穿这些论域和论文的主导思想却是一种强烈的比较文学意识。也就是说,本论稿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论(虽然其中有几篇论文可以算得上“影响研究”或“形象学研究”),但却是以一种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来讨论现代性、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等具体问题。笔者个人认为,这种“比较文学意识下的问题研究”符合韦勒克对比较文学的经典定义:“比较文学是一种精神或一种视野”——一种“国际性的”文学研究视野以及一种坚信“所有文学经验和文学创作都具有统一性”的文学研究意识,而非以画地为牢的心态来构筑所谓比较文学的学科藩篱^①。

此外,本论稿多篇论文与浪漫主义(尤其是浪漫主义与现代性的

^① René Wellek, *Discriminations: 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9.

关系)研究有关,这不仅是因为笔者本人这些年来的主要学术兴趣一直是浪漫主义与20世纪西方文论,还在于笔者自己的一个粗浅的认识,那就是浪漫主义与比较文学一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需要粗略地检视一下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就会发现,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和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全欧波浪式的蔓延与比较文学学科的兴起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因为浪漫主义思想中的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奇异混合恰恰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不管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比如“拜伦对普希金的影响”之类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还是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不仅如此,二战后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持续热点也出现在浪漫主义研究领域之内。艾布拉姆斯、韦勒克、雷迈克以及保罗·德·曼等学术大师都在这个领域内持之以恒地辛勤耕耘,并产生了主要影响——如韦勒克的《再论浪漫主义》,德·曼的《时间性的修辞》、《华兹华斯与荷尔德林》等^①。正如理查德·波尔克所言,二战后西方学术界“重新将浪漫主义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风尚与比较文学的迅速发展完全是同步的”。他指出,这种同步与战后西方精神传统和政治版图的分崩离析密切相关。于是,西方浪漫主义—比较文学学者们便试图寻找一种能够重新整合欧洲的“精神粘合剂”(a coherent *spiritus*)——这个“精神粘合剂”就是18、19世纪席卷全欧的浪漫主义思潮所蕴含的西方人内心深处的共同的“欧洲想象”(European imagination)^②。虽然波尔克的论述揭示了浪漫主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痼疾,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浪漫主

① 参见 René Wellek, “Romanticism Re-examined”, in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aul de Man, “Wordsworth and Hölderlin”, in *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aul de Man, “The Rhetoric of Temporality”, in *Blindness and Insigh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等。

② Richard Bourke, *Romanticism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Modern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pp. 135-136.

义研究本身就是欧美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这也是笔者在本论稿标题中加上“比较文学研究”的理由之一。

本论稿第一编中收入4篇论文:《论浪漫主义与现代性》、《“任个人”与“兴邦国”——鲁迅早期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现代性、生态法西斯主义与生态批评》、《新中国60年拜伦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这4篇论文以现代性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中西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纳粹德国的生态理论和实践、当代生态批评以及作为一种现代性现象的拜伦在中国的命运等问题。第二编收录5篇论文:《文史互证与诠释的限度》、《〈采坚果〉(“Nutting”)的版本考辨与批评谱系》、《〈秋颂〉研究中的两种政治—历史批评及其问题》、《寓言与象征——艾布拉姆斯与保罗·德·曼之争》、《雪莱和拜伦的审美先锋主义思想初探》。这5篇论文集中考察了20世纪西方文论(尤其是诠释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生态批评等)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之间相互推动的关系。第三编收入6篇论文:《文学行为与文化批判——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角色定位》、《文学理论的西学东渐——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的西学渊源考》、《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评〈文学理论新读本〉的主导思想》、《“后现代文艺学”的“现代性”特征?——评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文学概论〉:周扬与蔡仪》、《他者眼光中的中国形象:在幻象与真实之间》。前5篇论文中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源流,当代中国文艺学的诸种问题,最后1篇论文则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入手讨论了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问题。

最后,我想借用这个机会再次向业师乐黛云教授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乐师激情而睿智、纯粹而洞明、坚韧而旷达,对学术永远保持着毫无矫饰的尊重和敬畏——这一切品质都是我自己一直试图企及而又难以企及的目标。这本小册子算是1999年毕业后交给老师的一份表明自己仍然还在努力地作

业吧！

此外,我还要感谢师兄张辉教授在我读博期间以及毕业之后对我持续的点拨和帮助,比如本论稿中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就得到了张辉师兄非常有价值的启发。另外,也借此机会向从未晤面的宋炳辉教授及其对本论稿的出版所作出的种种艰苦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旭春

2012年10月7日于歌乐山下四川外国语学院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编 浪漫主义与中西现代性问题

论浪漫主义与现代性	3
“任个人”与“兴邦国”	
——鲁迅早期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33
现代性、生态法西斯主义与生态批评	46
新中国 60 年拜伦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67

第二编 20 世纪西方文论与英国 浪漫主义研究

文史互证与诠释的限度	91
《采坚果》(“Nutting”)的版本考辨与批评谱系	109
《秋颂》研究中的两种政治—历史批评及其问题	132
寓言与象征	
——艾布拉姆斯与保罗·德·曼之争	156
雪莱和拜伦的审美先锋主义思想初探	181

第三编 中国文艺学诸问题与比较文学

文学行为与文化批判

-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角色定位 199

文学理论的西学东渐

- 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的西学渊源考 218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

- 评《文学理论新读本》的王导思想 240

“后现代文艺学”的“现代特征”？

- 评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256

《文学概论》：周扬与蔡仪 266

他者眼光中的中国形象：在幻象与真实之间 295

第一编

浪漫主义与中西现代性问题

- 论浪漫主义与现代性
- “任个人”与“兴邦国”——鲁迅早期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 现代性、生态法西斯主义与生态批评
- 新中国 60 年拜伦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论浪漫主义与现代性

一、浪漫主义的雅努斯面相以及 现代性框架的引入

“什么是浪漫主义？显然，这是一个难以破解之谜（an undecipherable enigma），因为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似乎拒绝被定义和分析。这不仅是由于人们难以在其丰富的多样性中寻找出一个公分母（a common denominator），还在于浪漫主义的本质就是对立中的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既是革命的，同时又是反革命的（或交替出现）；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是社团主义的（communitarian）；既是普世性的，又是民族主义的；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奇幻主义的（fantastic）；既是复古主义的，又是乌托邦主义的；既是反抗的，又是忧郁的；既是民主的，又是贵族的；既是行动的，又是冥思的；既是共和主义的，又是保皇主义的；既是红色的，又是白色的；既是神秘的，又是肉欲的。”^①浪漫主义研究中这一系列矛盾现象被某些学者形象地称为“浪漫主义的雅努斯面相（Janus' face）”。

事实上，浪漫主义这种雅努斯面相在它于启蒙现代性的关系上体现得尤为具体而突出。在迄今为止对浪漫主义所作的各种权威性定义中，几乎都普遍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解说：一方面，浪漫主义是法国革命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又被认定是对启蒙的反叛。其中的矛盾性在于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法国大革命

^① Michael Löwy and Robert Sayre, *Romanticism Against the Tide of Modernit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

本身便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理性、自由、进步等启蒙理想无一不在法国革命中得到了极端化的表达^①。何以解释浪漫主义这一历史的尴尬？包括德拉堡、艾布拉姆斯以至韦勒克在内的众多浪漫主义研究

① 近年来，在关于英国浪漫主义思潮之历史本质所作的种种定位中，最权威性的论点莫过于德拉堡和艾布拉姆斯两人所提出的，并且分别以辞典形式被认可和确立下来的两则定义。在出版于1985年的《牛津英国文学辞典》第5版中，德拉堡描述道，浪漫主义“是一场文学运动与情感领域内的深刻变化，它大约发生于1770至1848年间的英国及全欧……在思想上，它标志着对启蒙运动的强烈反叛；在政治上，其诱发原因是发生在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事件以及在波兰、西班牙、希腊及其他各地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斗争；在情感上，它竭力推崇自我和个人经验（个人主义式的崇高）的价值以及一种无限感和超验感；在社会问题上，它讴歌进步事业——尽管当这些事业受到挫折时它常常会走向悲观、阴暗和绝望；其文体特征是强烈的情感流露，其关键词是‘想象’”。具体就英国浪漫主义而言，德拉堡指出，“他们（英国浪漫派）对自然的原始力量、对人与自然的精神契合、对‘有机’形式的美学原则等都有着全新的感知（这些典型地体现在华兹华斯的《序曲》和透纳的绘画作品之中）……（英国）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形式、保守主义的道德原则、专制的政府、人格的不忠诚以及中庸的人际关系表达了毫不妥协的反叛”。

在出版于1993年的新版《文学术语词典》中，艾布拉姆斯也认为：一方面，（英国）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在文学领域内的代表——新古典主义的反叛（在该书第52页“启蒙运动”的词条中，艾布拉姆斯明确指出新古典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文学版）；而另一方面，法国革命所预示的无限美好的社会前景“激发了早期浪漫派的乐观信念，即，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新的、伟大的时代；凭借想象的功能，人类能够憧憬和展望到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

这两则关于英国浪漫主义的权威性定义中，德拉堡和艾布拉姆斯提出了许多相似的观点：他们都强调想象之于英国浪漫主义美学的重要性；他们都认为英国浪漫主义与新古典主义所代表的启蒙价值是相互冲突的；他们还都主张法国革命是催生英国浪漫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触媒之一，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以社会或审美革命来追求无限美好的社会进步。然而，不难看出，这两则定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某种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批评范式的产物：为了寻求批评范式与批评对象之间的统一性，他们不得不削足适履，将不符合这些范式的因素排除在外，而仅仅选取为其所用的因素来支撑其观点。这实际上已经掉入了所谓“诠释循环”的矛盾之中——其结果便是忽略或者掩盖了英国浪漫派诸成员之间、甚至每一个具体成员一生各个阶段之中所实际存在的各种多样性和矛盾性。其中一个最大的矛盾就在于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戴伊便指出，如果说，英国浪漫主义是反启蒙、反新古典主义的话，那么，从逻辑上讲，它就必然是法国革命的对立面，因为“法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国启蒙思想的直接表达”（18世纪由狄德罗所主编的《百科全书》是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而它恰恰构成了法国革命的思想基础）。分别参见：Margaret Drabble,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841-843; M. H. Abrams, ed.,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pp. 122-129; Aidan Day, *Romantic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6.

者对此均未作出令人较为信服的解释。

近年来,随着现代性问题日渐成为西方(以及中国)学界的讨论热点,现代性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随之进入了浪漫主义研究的视域之中^①。一直致力于浪漫主义研究的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伯勒(Ernst Behler)指出:

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争论中所引发的对现代性溯源的兴趣,以及一些早期浪漫派主要著作的整理出版,使我们得以从20世纪末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早期浪漫派的文学理论……以之观之,早期浪漫派文学理论不应被缩减为批评史和文学史的某一章节,它是对诗的根本反思,没有边际和终结……这(早期浪漫派)是一个难以定位于某一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现象,它有着一种未来的指向。其中,我们的现代性特征体现得十分明显……人们总试图将浪漫派封闭在一个已成陈迹的历史语境中,但這些理论努力均以浪漫派理论在当代批评潮流中的“现实化”(actualization)而告失败,如新批评、哲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尔诺的理论)以及拉古-拉巴特(Lacoue-Labarthe)、南希(Nancy)和保罗·德·曼的解构主义等。正是由于其现实性和现代性特征(modernistic character),早期浪漫派仅次于尼采成了原教旨主义批判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主要靶子。在德国,当今的意识形态批判(指哈贝马斯——引者注)将早期浪漫主义视为通往审美现代主义(aesthetic modernism)的第一步,其态度就是摒弃公共理性(communal rationality)、交流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ing)以及共识等。^②

① 在笔者掌握的资料中,关于浪漫主义与现代性研究的最新成果是 Shaswati Mazumdar, Claudia Wenner and Sharmistha Lahiri, eds., *Romanticism and Modernity: Conceptions of Ar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Delhi: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2007)。可惜时间有限,笔者来不及在本文中展开对该书的分析。

② Ernst Behler, *German Roman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x; p. 8.